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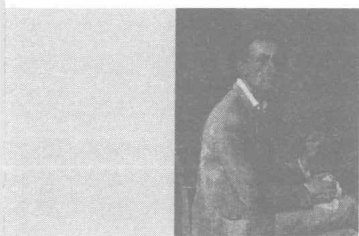
巴尔蒂斯情书集 (1928-1937)

*Balthus Correspondance Amoureuse Avec
Antoinette De Watteville*

【法】巴尔蒂斯 安托瓦内特◎著 许宁舒◎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巴尔蒂斯情书集 (1928-1937)

*Balthus Correspondance Amoureuse Avec
Antoinette De Watteville*

【法】巴尔蒂斯 安托瓦内特◎著

【法】S.&T.K.R.◎编 许宁舒◎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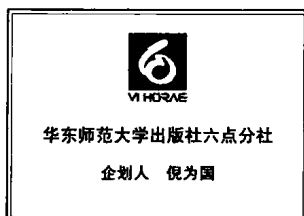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蒂斯情书集 / (法)巴尔蒂斯, 安托瓦内特著; 许宁舒译.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617-9420-3

I. ①巴… II. ①巴… ②安… ③许… III. ①巴尔蒂斯—书信集 IV. ①K835.65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2174 号



CORRESPONDANCE AMOUREUSE AVEC ANTOINETTE DE WATTEVILLE 1928-1937

By Balthus and Antoinette de Watteville

Copyright © Buchet/Chastel, Pierre Zech Editeur, Paris, 2001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uchet Chaste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0-291 号

巴尔蒂斯情书集

(法)巴尔蒂斯 安托瓦内特 著

许宁舒 译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卢晓红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9420-3/J · 166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者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说 明

……因为你是我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只有对你，我才倾诉自己所有的感受，所有的愿望，所有令我感触和激动的事物；最后，只有因为你，我才不感到自己是孑然一人。

（第 105 号信，1934 年 9 月，
伯尔尼，巴尔蒂斯致安托瓦内特）

也许人们读这本书是为了了解恋爱中年轻的巴尔蒂斯。他们将从中发掘到一份全新而重要的、展现 20 世纪一名重要人物早期生活的资料。这本书与一位最近刚刚去世、神秘而卓越的著名人物有关——但对于我和我的兄弟而言，这是一本关于两位可爱的、将要成为我们父母的年轻人的书。

20 世纪 30 年代，巴尔蒂斯 20 岁，创作出了早期的一些著名作品，并因此而声名鹊起。他写给一位年轻的伯尔尼姑娘安托瓦内特·德·瓦泰维尔的情书中充满了诙谐与激情。安托瓦内特是一位好友的妹妹，被称为宝贝。她天真，性感，爱笑，“以至于我期望所有的年轻女子都能像她这样”。这名年轻女子则如此回复：“我们的灵魂永远相伴。”但巴尔蒂斯当时穷困潦倒。结果，她与一名较年长的男人，一个她不知如何摆脱的比利时外交官订了婚。于是，巴尔蒂斯不想活了；

但后来,不管怎样,他胜出了。1937年,安托瓦内特嫁给了他。

其后的六十多年(我们出生,父母分手,巴尔蒂斯再婚),他们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从未中断。1934年,安托瓦内特是这样描绘这一关系的:“你有一个小妹妹,多少个世纪以来,她都是你的小妹妹,将来也永远都是。”——1997年5月,我们的母亲在瑞士去世,距她85岁生日还有几天的时间。大约一年多后,也许是因为终于不再担心自己的草率鲁莽,我们开始查阅一些家庭信件。

我在巴黎有一大纸箱的东西,是以前从巴尔蒂斯手中夺下来的。他要用它们来取暖。(“这些东西你烧掉了多少吗?”——“我不知道。我感到很冷。”他伤感地对我说道。我记得那是1994年9月,在莫尔旺那个废弃的工作室夏斯,我们度过了不太舒适的一夜。他想把房间里的火炉再生起来。)

箱子底部,在许多其他信件下是安托瓦内特的信。它们被捆在一起,只有一个信封,收信人是我们在滨海萨纳里的祖父克洛索夫斯基。

1998年3月,我写信给已将安托瓦内特保存的信件带到加利福尼亚的哥哥,劝他效仿我:“我把夏斯的那个箱子整理了一番,将给埃里克·克洛索夫斯基的信打了出来。现在,我开始着手妈妈的信件了;在这些美妙的字里行间中,我感受到了浪漫传奇的气息。”我的哥哥立即回了信,于是我们发现了父母在1929年(巴尔蒂斯开始给安托瓦内特写信)至1966年(俩人办理离婚手续)间大量的亲密信件来往——它们见证了一段婚姻。而且,我们还发现了其他方面的资料,例如里尔克的无数信件。

接着,我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漫长的文字整理工作。其间,我们去了瑞士几次。在那儿,巴尔蒂斯与我们探讨信件的重要意义。他说:“这很有意思,我写得相当棒。”他对我们感兴趣的事件细节和日期表现出令人沮丧的漠不关心。但当我们读到(第54号信)弗雷迪·菲舍尔说“你是个爱吹牛的家伙;宝贝,你喜欢不着边际地瞎吹

嘘”时，他的反应令人捧腹不已。至于在其钟爱的贝阿滕贝格写的信（第 82 号信），当他听到我们读起那些滑稽可笑的抨击（彼时市镇当局刚借口修缮而毁掉了他在村教堂里的早期画作）、提到他杀了两只小鸡时，愤愤然道：“决不会的。”他的结论是：“我那么写是为了取悦你们的母亲，是为了吸引她。”（在 1928 年的一本速写稿上，他认真地写下了那封有关“危险关系”的著名信件的头几段：“我的天使，人们为一切而焦虑，这是一条自然法则，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求爱信”吗？但其中的真诚与率直却跃然纸上，令人心动。）

如果说他们之间有大量的书信来往可作为传记所需的严谨资料，那么最早期的这部分信件则是个中翘楚。它们最具完整性，包括了巴尔蒂斯和安托瓦内特婚前数年的所有信件。这些年间，他为《呼啸山庄》画了插图，完成了作品《街道》、《吉他课》（并不涉及侵犯未成年人），为安托南·阿尔托的《颂西侯爵》做舞台布景，为玛丽·洛尔·德·诺阿依和安德烈·德兰画像；特别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他创作了《凯西的梳妆》（1933 年）和出色绝伦的《山》（1936—1937 年）……再加上同时期比利时外交官的信件、巴尔蒂斯写给父亲的信、安托瓦内特写给兄长的信，这些早期的书信勾勒了一个完全独立、连贯而跌宕起伏（一波三折、风云突变、结局美满）的故事：“一个愚蠢的爱情故事”，正如年轻的伯尔尼姑娘所喜欢的那样（第 54 号信）。巴尔蒂斯鼓励我们立即出版这个“愚蠢的爱情故事”，以表达“对瓦泰维尔宝贝充满爱意的纪念”。

然而，此事历经耽搁。后来，就在几周前，即将年满 93 岁的巴尔蒂斯在瑞士去世，就在“上游地方”的大木屋里……

总之，这一切是出于孝心，没有任何传记或评论的成分在内。我们与巴尔蒂斯一起以这些文字来纪念我们的母亲，恰似为安托瓦内特树立的一座美丽墓碑，恰似一部爱情故事，讲述孩子气的宝贝在遇见“猫王”后的传奇。

在这里，有必要进行若干介绍。

一 “上帝知道,如果能永为孩童, 我将多么幸福啊。”

我们知道巴尔蒂斯(巴尔塔扎尔,巴尔蒂兹)1908年2月29日出生在巴黎蒙帕纳斯。他的父母埃里克·克洛索夫斯基和巴拉迪娜来自德国,自1902年起便定居于此。克洛索夫斯基夫妇年轻、漂亮,几乎称得上富有,是塞尚的忠实拥趸,与纳什派画家来往密切,与皮埃尔·博纳尔相熟,亦是那个由画家、作家、艺术史学家、收藏家等各界人士组成的文艺群体,后来被称为“多姆咖啡馆里的德国人”^①中的重要一员。他们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然而,当巴尔蒂斯6岁、其兄长皮埃尔(彼得,1905年8月9日出生于弗洛瓦德沃大街)即将满9岁时,战争的爆发迫使他们离开了法国。皮埃尔写道,在柏林,“法国女家庭教师们负责皮埃尔和巴尔蒂斯兄弟的教育。后来,由于父母与西班牙外交圈的关系以及凯斯勒伯爵(纪德著名的资助人及朋友)的斡旋,孩子们来到瑞士,整个战争期间都在那继续学业。他们先后住在伯尔尼和贝阿滕贝格,最后在日内瓦上了中学。”^②

我们的介绍将从伯尔尼详细展开。贝阿滕贝格是伯尔尼阿尔卑斯山地区典型的一座村庄^③,位于图恩湖上游。那里的两三家豪华酒店内经常出入着上流社会人士,通常是俄国人(1906年娜塔莉·萨洛特也曾光顾)。不过,这是个散发着古老气息的乡村;漂泊在外的巴黎小孩马上就适应了此地,认为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故乡。在其后的十五年间,他经常回到这里度过长假或短暂停留,时而干些农

① 因为他们经常在巴黎的多姆咖啡馆聚会——译注。

② 这段手写文字被收录进阿兰·阿尔诺所著《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瑟伊出版社,1990年)中。

③ 位于沃州“上游地方”(巴尔蒂斯在此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二十五年)延伸而来的“高地”上。

活,时而参加由牧师的女儿、雕塑家、人智学家马格利特·贝主持的小圈子里的艺术活动。

到日内瓦后,克洛索夫斯基一家最初住在指挥家安塞美家里。他们与安塞美相识于1918年拉缪兹和斯特拉文斯基的《士兵的故事》^①上演之时。安塞美在日内瓦郊外的家成为《咪仔》的创作背景:1919年,巴尔蒂斯画了40幅连环画,讲述了一段小男孩与猫咪从邂逅、交到好到离散的没有文字的故事。1920年圣诞节,里尔克将其在苏黎世付梓并亲自作序。这是里尔克最早直接以法语出版的一段文字。1919年6月,里尔克进入了巴尔蒂斯的生活。当时,他正在瑞士巡回讲学;途经日内瓦时,便几次去探望从前在巴黎结识的巴拉迪娜,后者已与丈夫分居。维吉妮·莫尼埃(《巴尔蒂斯—系统资料目录》,伽利玛出版社,1999年)如是总结道:“他们一直持续到1926年诗人去世时的书信来往见证了那段即将把两人联系在一起的充满爱意的友情。同时,这些信件也显示出诗人对克洛索夫斯基家的两个儿子的关注。对他们,他总是不吝提供支持与建议。”于是,1922年4月19日,里尔克写信给纪德^②,告诉他让·施特罗(“苏黎世大学著名动物学家”)将前去拜访,同行的还有一位朋友:“……无需向您介绍了,他就是克洛索夫斯基,一位造诣颇深的艺术作家,更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也许您还记得,他从前一直住在巴黎,直到灾难降临……我很喜欢克洛索夫斯基的两个儿子,他俩都天赋极高。由于这两个孩子生于巴黎,长于巴黎,其父便想方设法让他们继续学习拉丁文。直到去年,他们一直都在日内瓦上学。最近,由于货币兑换困难,孩子们不得已去了柏林。他们在那一点儿都待不惯。克洛索夫斯基出身于波兰的一个古老家族,其中一支曾定居

① 《士兵的故事》于1918年9月28日在洛桑初演,舞台布景与服装由克洛索夫斯基在巴黎时期的忠实朋友勒内·奥贝尔若努瓦负责。

② 《里尔克与纪德书信集1909—1926年》(科雷阿出版社,1952年)。

在布雷斯劳^①。自青年时代起，克洛索夫斯基就一直住在巴黎，接受了丰富的艺术熏陶，并获得了赫赫声名。我明白，他希望能在一片土地上安居——至少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如此。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世界的分崩离析，他也许本该扎根在那里，直至生命终点。”（然而，这个风度翩翩、富有学识、和蔼可亲、广受爱戴与敬仰的人还将在外漂泊十年，最后在土伦附近的萨纳里陷入贫困潦倒中。不过，那倒是个非常不一般的地方。除了以奥尔德斯·赫胥黎为核心的一小群英国人外，还有许多颠沛流离中的“多姆咖啡馆的德国人”在那儿，以至于此地被赋予别名“滨海蒙帕纳斯”。如果说作为艺术史家，克洛索夫斯基留下了一部重要的《杜米埃》——1908年出版，多次再版——那么，作为“出色的画家”，他的作品几乎已踪迹全无。）

让我们重新回到过去。把诗人安顿在瓦莱州的穆佐特（《杜伊诺哀歌》的最后部分便创作于此）后，山穷水尽的巴拉迪娜回到柏林，住在其兄弟、画家尤金·斯皮罗那儿。然而，友谊最终跨越了所有障碍。1923年夏天，在贝阿滕贝格度假的巴尔蒂斯可以感谢施特罗教授了：“皮埃尔正在前往巴黎的路上，纪德给他找了个公寓！至于我，我希望可以绘画、雕塑。”有人指责他不复《咪仔》时期的纯真无瑕，但“怎么办呢？上帝知道，如果能永为孩童，我将多么幸福啊。”

翌年冬天，在度过16岁生日的第二天，巴尔蒂斯也回到了出生地，并获得了法国国籍。他把自己最初的一些画作拿给皮埃尔·博纳尔和莫里斯·德尼看。他们激励他（“我对绘画一窍不通，但我觉得这些画非常美妙出色”，博纳尔可能是这么说的——见1924年10月巴拉

① 我们的祖父学习艺术史和结识巴拉迪娜并非是在布雷斯劳（1945年起被称为弗罗茨瓦夫），而是在波兰领土割让时并入东普鲁士的波罗的海沿岸。普鲁士贵族姓氏“克洛索夫斯基”是波兰姓氏“克洛左夫斯基”在德语中的写法；克洛左夫斯基家族以“洛拉”为自己的“战场姓氏”（即部系姓氏，相互间不存在亲缘关系的多个贵族家族集结在一起，使用共同的纹章），意为“可耕土地”，“克洛”意为“麦穗”。（在1920年的一封信中，里尔克表示，12岁的巴尔蒂斯曾和他谈起过这些，但自己记不清了。他为此而感到抱歉。）

迪娜写给里尔克的信),并鼓动他去卢浮宫研习普桑的作品。1925年1月至8月,里尔克住在巴黎,认识了让·卡苏。后者在回忆录(《追求自由的生活》,罗贝尔·拉丰出版社,1984年)中说道,“里尔克的魅力,他的谦恭高雅,他的亲切热情,他优美的措辞或沉默,无不令周围的人震慑臣服。怀着一种奇特的情感,也许还带着一种秘而不宣、无法理喻的慰藉,他沉醉在生命走向尽头时才得到的巴黎赋予的荣耀中。在这座城市里,他在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的阴影下度过了如此孤独与贫困的青年时代。人们看到陪伴他的是其最后一位爱人巴拉迪娜·克洛索夫斯卡。在两者已出版的通信集中,她被称为梅尔琳娜。巴拉迪娜住在马尔布朗士大街上一个有着宽敞画室的公寓里,与两个儿子生活在一起,即未来的作家与画家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和巴尔蒂斯。我看过巴尔蒂斯最早的一幅作品《街道》(1929年),那充满生活气息和稚气的笔触勾勒出令人愕然的画面,仿佛身临梦境。在这间画室里,我们参加了气派豪华的晚会。这些晚会上总会出现来自五湖四海的面孔,有德国人,迷人而神秘的奥地利人,西班牙人;当然还有里尔克,格雷图伊森,杜·波以及皮埃尔·让·儒弗。”卡苏是个拘谨的客人,“而纪德却相反,他在这屋子里十分自在,想来就来。一天早晨,纪德来敲门,巴拉迪娜去开门。‘哟,我还以为是洗衣女工呢。’她叫道。对方则用空洞而邪恶的嗓音回应道‘结果是个来染黑的男工。’^①。巴拉迪娜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女人,活泼、率直,带着特有的天真,也就是说,她只是在准备享受那可能出现的最小快乐。”^②

① “洗衣女工”法文为“blanchisseuse”,“blanchi”意为“漂白”;而“染黑的男工”法文为“noircisseur”,“noirci”意为“染黑”,故与“blanchisseuse”呼应——译注。

② “巴尔蒂斯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在一种无比美好的亲切友善的氛围中度过”,1964年让·卡苏写道,“从一开始,他便受到当时最出色的一些诗人、艺术家、哲学家和口若悬河者的共同熏陶,培养出对那些领域的兴趣和造诣。但与人们所想的,这些并未使他走上美学理论的道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美好环境充满了率真,也就是说除了对完美孜孜以求外,也散发着浓郁的自然与纯洁气息。”(克洛德·鲁瓦在1996年伽利玛出版的《巴尔蒂斯》一书中做了上述引用。)

1925年7月,据《小妇人笔记》^①记载,巴尔蒂斯帮即将出发前往刚果的纪德和马克·阿莱格雷整理行李。他还画了些卢森堡的风景,以及玩耍的孩子们。翌年夏天,他去了意大利,时年18岁。他写道(见1926年从阿莱佐写给施特罗一家的信):“至于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那十幅壁画,怎么说呢?它们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壁画(描绘了雅克·德·沃拉日所写的基督教历史)。我已开始一些简单的、保留其色彩运用的临摹。如果有画得好的,我会寄给你们。在临摹过程中,我对这些画的崇敬与日俱增。由于经过了精心构思,它们表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和谐之美。这种缜密的技法令一幅色彩浅淡而透明的美妙作品获得了画面的平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境界。它们是伟大而纯粹的;它们不属于这个时代,它们是属于永恒的。其神秘令人想起《妇人与独角兽》,而其缜密、抽象、优雅和神妙则令人想起瓦雷里。可是,所有这些形容词都是苍白无力的。只有借助画笔我才能描绘它们!”

从意大利回来后,巴尔蒂斯在贝阿滕贝格待了很长时间。他的巧舌如簧使得当局同意让他从翌年春天始负责村教堂的装饰。他在教堂东面刻有17世纪铭文并带有两扇大窗户的墙上画了好牧人,其左右围绕着两组使徒。这项工程始于1927年4月,7月2日完成。它惹得市镇议会(基希格迈因德拉担心画中形象有些“轻浮”)恼羞成怒,“我真该给你们描绘一下那场面,真是太滑稽了”,巴尔蒂斯在给施特罗家的信中写道:“现在,我在帮着收干草。多么惬意的休息啊!”

直至1930年,巴尔蒂斯都待在瑞士(住在伯尔尼和苏黎世,并于1929年在苏黎世举办了第一次画展),并越来越多地与特里·缪勒见面。这名风情万种、比他年长十岁的女律师与巴黎和柏林的艺术界来往密切,亦是德·瓦泰维尔家的罗贝尔和安托瓦内特的密友。

① 作者是纪德的一名女友,比利时画家范里塞尔伯格的遗孀特奥夫人——译注。

巴尔蒂斯自童年起就认识了后两者，当时与他们关系十分亲近。现在就来说说瓦泰维尔一家，就从伯尔尼开始。

二 安托瓦内特在伯尔尼

伯尔尼老城建在阿勒河一个拐弯处的山丘上，城内分布着整齐划一的拱廊（“还有喷泉、古塔楼、林立的博物馆与图书馆”）。整个老城呈刺猬状，刺猬鼻子正位于阿勒河的回环处，而熊苑就位于鼻尖处。传说伯尔尼第一位国王在面临外敌入侵时与熊（德语“Bären”^①）之王结成了胜利联盟。该城名称、市徽和著名的熊苑便由此典故而来，沿用至今。词源学家们则认为“伯尔尼”一名源于拉丁文“Verona”。1928年出版的《拉鲁斯百科全书》中也收录了一座有着11万人口（当时，日内瓦人口13.5万，苏黎世则为26万）、位于瑞士中部法语区和德语区之间的重要城市。伯尔尼始建于13世纪初；经过三百年的发展，它统领了从汝拉山地区到阿尔卑斯山地区，从日内瓦到卢塞恩，几乎相当于瑞士半壁疆域的地方。但拿破仑及后来19世纪的革命摧毁了这一历来由若干贵族家庭掌控的统治。瓦滕威尔（或称“瓦泰维尔”，该城为德、法双语区）家族便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之一。该家族的一座豪宅如今是联邦主席官邸所在地：自1848年起，伯尔尼便成为“州首府、国家首都、外交使团及众多国际组织的驻地所在”。

1945年7月，在巴黎，塞瑞尔·康诺利（1903—1974，英国作家）在日记中写道，他和纪德喝了一杯，并认识了让·雨果和巴尔蒂斯。之后，康诺利来到了伯尔尼。他走出房间，站在旅馆阳台上，欣赏着“世界上最美的景象之一”，并描绘了眼前四周的层峦叠嶂和葱郁的群山，以及高地的冰峰，而“就在旅馆下方，湍急的阿勒河从它们中间穿过，仿佛一把巨剑、一道绿箭向欣赏风景的人直指而来。夏日的夜

① 德语中，熊“Bären”读为“巴尔恩”——译注。

晚,或每天清晨早餐之时,您可以来到阳台上,在帆布披檐下品尝着咖啡和水果,浏览一份富有地方特色的瑞士州报,在那儿看着这座城市慢慢生动起来,或是观察人头攒动的河流,因为伯尔尼式的游泳就是要跳到阿勒河里,任流水将你带出几乎一公里远。游泳者的身体快速漂移,仿佛一枚枚褐色的火柴;轻舟驶过,不时在他们身边激起点点浪花……^①”

这段描写令我们想起了安托瓦内特(她在中学时夺得过蝶泳比赛的冠军),想起了她寄给巴尔蒂斯的泳装照以及俩人都提起过的在蒙比儒斯特拉斯大街阳台上的幸福时光,还有“富有地方特色”之类的评论……然而,瑞士有个古老传统,鼓励家族里的儿子去外国君主身边建功立业,最远甚至到印度和美洲。因此,圣西门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唐·卡洛,即瓦泰维尔男爵、弗朗什孔泰的孔夫朗侯爵、金羊毛骑士及西班牙菲利普四世的使臣:1661年在伦敦的一条街道上,他拒绝为路易十四的使臣、埃斯特拉德伯爵的马车让路;其后的冲突中,法方数人死亡,而民众则站在了西班牙人一边。此事轰动一时。圣西门还以更为宽容的态度提到了唐·卡洛的弟弟、瓦泰维尔神父唐·让。他原是夏尔特尔修会的修士,杀了几个人后逃出修道院来到莫里,转而投向伊斯兰教成为帕夏。后来,他派土耳其船队到威尼斯,得到教皇赦免,几次成为富裕的修道院院长,在荣华富贵与丑闻中度过了长寿的一生:这个“出名的瓦泰维尔家族成员是最幸福、最显赫的杀人犯和弃教者,其传奇经历之重要历史意义简直无法描述”(巴尔扎克《阿尔贝·萨瓦吕斯》)。而我们的曾外祖父则是那不勒斯末代国王在瑞士的利益代言人(他一直效忠于该王朝,直到它被意大利吞并)。沉迷赌博的他大肆挥霍家产,于1905年去世,享年72岁。

他娶了一位匈牙利的贵族小姐,生有三名子女。长子瓦泰维尔上校(莫里兹·弗里德里希·冯·瓦滕威尔,1865—1942)娶了一个

① 塞瑞尔·康诺利,《地平线:瑞士号码》,1946年2月出版。

伯尔尼贵族家庭的女儿,生有四名子女:夏尔(1900—1922),罗贝尔(1903—1938),于贝尔(1907—1984),及出生于1912年5月25日的幺女安托瓦内特宝贝。

差点忽略了我们的外祖母爱丽斯·马德莱娜·比尔基(1879—1938)。与丈夫不同,她有着强烈的法国情结,给孩子们取了法国名字,并把法语作为母语教给他们;但从故事趣味性的角度来看,我倒认为有几条对这位体弱多病母亲的影射更有意思,如“越来越难伺候”、“并非完全正常”。去世时她59岁。生活中还有其他的美中不足。1914—1915年战争刚爆发的几个月里,领导瑞士军队情报处的外祖父与德国武官、一位军校同窗保持着暧昧关系,从而招致了一些非议。更糟糕的是,长子夏尔22岁自杀;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罗贝尔跑去写作,无心谋生^①;幼子于贝尔远走他乡,娶了一位家人反对的女子(后来他成为名医);最后还有那个宝贝的“过去”,那高个金发、争胜好强、体弱多病、患有哮喘的女儿和外交官们出入在弗里斯科、奇吉塔等酒吧。19岁时,她这么写道:“年轻时我有过太多的疯狂行径。”

但对于巴尔蒂斯而言,“你和罗比俩人身上吸引我的,正是这种孩子气,有点可怕,有点疯狂,让我如此着迷……”(第8号信)

三 “我就是希斯科利夫”

“本书表现的是被命运抛却、一心想收复失地的社会弃儿的反抗斗争”,乔治·巴塔耶(《文学与恶》,伽利玛出版社,1957年)在谈到

① 对瓦泰维尔家的罗比我们知之甚少。特里在结婚前夜对安托瓦内特抱怨说罗比深更半夜打来电话冲她大发雷霆。安托瓦内特宣告的对巴尔蒂斯的爱情也令他极为嫉妒,感到被排挤出了巴尔蒂斯自认为已失而复得的天堂:“与你和罗比在一起的日子,像去年夏天那般和睦相处的生活是多么珍贵难得啊!”(第47号信)。于是他变得阴郁,变得悲伤。1938年11月11日,与妹妹一样纯真的罗贝尔·德·瓦泰维尔在愤怒中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仿佛门被猛烈关上时发出呼的一声,终年35岁。

“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1848年30岁时便离开人世的英国年轻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一生唯一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时这样写道。小说主人公是约克郡荒凉高地上一座森严农庄——呼啸山庄——的主人收养的弃儿希斯克利夫。他对比自己小一岁的妹妹、养父的女儿凯西产生了极端而疯狂的爱情，就像那些时有暴风疾雨、宏伟壮观的旷野一般。在那里，他们曾单独在一起玩耍，直至长成少年。父亲去世后，凯西的兄长回到呼啸山庄，百般折磨希斯克利夫，用劳作和虐待使他变得愚钝。而事实上，这个粗野莽夫变得更加阴郁了，因为刚满15岁的凯西并不拒绝邻居的富家子弟——温文尔雅、一头金发的林顿前来大献殷勤。由于没料到希斯克利夫会听见，凯西在与女仆聊天时谈起了自己梦想的婚姻：虽然她永远不会考虑林顿，但在哥哥的折磨下，希斯克利夫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让她无法做到嫁给他却不失身份，“因而，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有多爱他——无论其构成如何，我们的灵魂总是相似的，而林顿的却与我截然不同，就像月光与闪电之间的差别”。希斯克利夫在听到“有失身份”这个词后没有继续听下去就跑了。两年后，不知发了什么横财的希斯克利夫满怀仇恨地回到山庄。此时，凯西已嫁给了林顿。后来凯西死去，再也无法爱他了：“我就是希斯克利夫”，她说，“没了我的命根，我无法活下去；没了我的灵魂，我无法活下去。”……

1932年夏天，在伯尔尼，就在巴尔蒂斯即将第一次失去安托瓦内特之前，他与她一起充满激情地重读了这本小说（这里只概述了第一部分的情节）。彼时，他感到自己被逐出了天堂，因为他意识到，面对着再也不复童年时光的世界，自己是如此的贫困。

然而，故事开始上演。上场的有年轻的画家（帅气强壮的小伙子，头顶天才儿童的光环，有着令人尊敬的父母和声名显赫的保护人），年方20的他给父亲写了信；还有被画家爱慕的伯尔尼姑娘（其姓氏在圣西门笔下出现过）：芳龄17的她正幸福地悄悄读着情书……

T. K. R.

目 录

说 明 / 1

序幕 1928—1929 / 1

第一章 1930.10—1932.2 / 9

第二章 1932.4—12 / 39

第三章 1933.5—8 / 47

第四章 1933.8—12 / 63

第五章 1934.1—6 / 89

第六章 1934.6—7 / 143

第七章 1934.8—12 / 159

第八章 1935.1—4 / 201

第九章 1935.5—8 / 231

第十章 1935.9—11 / 253

第十一章 1935.12—1936.10 / 279

尾声 1937.1—4 / 331

出版者注 / 339

译后记 / 341

序幕

1

9

2

8

|

1

9

2

9